

分段
詳注

東萊博議

●費序

呂東萊先生博議。本爲諸生課試之作。諸家評隲。雖互有異同。而文取其從字。取其順讀。者固百喙一致矣。清季旣廢制義。咸借此編爲論說之塗徑。迨改設學校。誦習國文。亦幾循轍而行。靡敢踰越。蓋其中所謂首尾盤旋之法。無中生有之法。推拓援證之法。皆足以開發後學性靈。振興後學志氣者。惟按章分段按段定評。前人尙闕焉。未講且自註釋。以後僅評其原本。未詁其音義。此亦初學之憾也。時有養夜與生徒絮絮答問。退則筆之於策。數目以來。全書藏矣。因屬手寫一過。以付鉛槧。務使學者讀一篇識一篇之步驟。讀一段識一段之宗旨。讀一字識一字之講解。以此升堂。以此入室。而諸家之評隲。均可一以貫之。何至有舍本逐末。得粗遺精之誚哉。壬戌嘉平環溪隻園費有容。

●劉序

有明以四書文取士。國朝因之。法積久而大備。亦積久而弊生。試官命題。輒割裂聖賢語脈。文體壞而世道人心亦因之大壞。今上赫然發憤。改舊章。下明詔。以經義策論試天下士。俾講求經濟。以煥新猷。甚盛典也。多士爭自淬厲。皆思裨補闕漏。敷奏以言。崇論閎議。上溯乎周秦。下逮乎唐宋。唐文之粹者莫如韓子。宋文之粹者莫如呂成公。博議一書。其建議也。如名將料敵。無堅不摧。其析理也。如老吏決獄。無幽不燭。辨義利之疆界。立臣子之大防。洵

足○以○羽○翼○聖○經○維○持○世○道○者○矣○第○以○援○引○奧○博○莫○可○端○倪○初○學○讀○之○猶○河○漢○而○無○極○是○非○箋○注○不○爲○功○僕○不○揣○固○陋○抒○其○一○得○以○助○啓○蒙○凡○六○句○而○斷○手○焉○迫○於○時○日○語○焉○不○詳○鴻○儒○碩○士○幸○勿○以○爲○笑○倘○賜○以○教○言○則○惠○我○良○多○矣○尤○願○讀○此○書○者○身○體○力○行○處○爲○良○士○出○爲○純○臣○宏○濟○艱○難○不○徒○以○干○祿○畢○乃○事○是○則○予○之○厚○望○也○夫○時○光○緒○壬○寅○二○月○初○吉○大○城○劉○鍾○英○紫○山○甫○撰○

朱序

予○點○定○東○萊○左○氏○博○議○既○疏○明○其○旨○趣○以○示○學○文○課○試○之○程○間○有○辨○駁○以○繩○其○未○能○全○合○於○道○者○將○私○諸○子○弟○及○受○學○之○士○非○敢○謂○有○當○也○坊○人○遽○請○刻○以○問○世○於○是○東○萊○自○謂○白○其○病○於○諸○公○長○者○之○側○而○予○亦○竊○附○其○病○以○諗○觀○者○焉○魏○冰○叔○有○言○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於○吾○之○一○身○其○尙○可○以○爲○人○乎○哉○予○嘗○服○膺○其○言○竊○以○爲○好○逞○臆○見○以○翻○古○人○之○說○與○夫○不○明○是○非○而○曲○徇○古○人○之○說○皆○無○當○於○古○人○而○自○誤○以○誤○人○者○也○是○故○學○者○之○道○在○於○精○義○而○立○言○之○法○貴○乎○反○經○有○以○窺○聖○人○之○意○而○不○失○乎○人○心○之○所○同○然○乃○可○行○遠○而○不○敵○以○予○之○鄙○陋○內○之○濡○染○既○未○能○承○中○原○文○獻○之○傳○外○之○游○處○又○未○嘗○有○林○胡○汪○張○朱○諸○公○之○講○索○乃○於○是○編○不○止○於○疏○明○而○間○有○辨○駁○金○石○珠○玉○曰○非○重○黼○黻○文○章○曰○非○美○鐘○鼓○琴○瑟○曰○非○樂○此○其○病○非○狂○則○愚○非○瞶○則○聵○而○已○矣○君○子○之○取○益○於○天○下○也○不○貴○其○美○疢○而○貴○其○藥○石○則○予○之○所○以○與○東○萊○相○繩○者○東○萊○之○所○樂○也○天○下○之○諸○公○長○者○苟○不○我○棄○而○我○繩○焉○豈○非○我○之○所○樂○歟○雖○然○予○之○所○以○辨○駁○者○義○理○也○若○其○文○則○雖○止○爲○課○試○之○先○資○而○實○有○不○可○得○而○廢○者○以○今○之○從○事○於○課○試○者○勸○襲○雷○同○鄙○倍○浮○僞○其○病○殆○必○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揅○荒○爪○幕○而○後○治○焉○惟○是○編○可○以○藥○而○生○之○則○又○願○各○取○以○治○今○人○之○

病而毋甘於沈痼而不可起也宿松朱書字綠序

朱序

博議之文共八十六篇。內闕二篇。今搜古本補訂也。家大人因比者考課儒童。先試小學論。而坊間所刻諸論。皆猥鄙不足觀。因取是編。稍加批點。以示及門受學之士。而坊賈請梓以行世。遂以授之。嘗語及門諸子曰。博議之文。原爲諸生課試而作。故文體不甚高。所謂道取順時者也。然初學之士。其於周秦漢唐之書。茫乎不知其闡域之何屬也。安能闢其藩而升其階。惟是編文。取其從字取其順。其駿發也。委茶者讀之。足以振其懦。其爽朗也。塵悶者讀之。足以破其昏。其排宕也。板滯者讀之。足以達其氣。其峭拔也。平庸者讀之。足以淬其鋒。且也得首尾盤旋之法。而結構不懈。得無中生有之法。而波瀾不窮。得推拓援證之法。而觸類引伸。隨取而不盡。文章之能事。由此而深造之。其又奚難。卽其理間有未醖。而分別讀之。無一可廢。學者以此爲經史之嚆矢。而諸大家之入門。不亦可乎。小子識之。謹記其說。因以爲讀是書者告焉。庚辰夏月男曉曙同識。

自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伏沐。必抄真祐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嫺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入所差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

視○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譴○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以兩層立意爲諸生課試是一層暴露病徵使醫者自治是一層意義深厚詞致委婉讀之便有仁義藹如之色
(朱字綠評)

●東萊先生傳略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

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辭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懷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攷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華城中。旣沒郡人卽而祠之。

例言

一博議照明人刪節舊本。凡八十六篇。所有宋人避諱。如周桓王、魯桓公、齊桓公、晉桓叔、桓避作威。周匡王、匡避作正者。一律更正。卽清刻各本。敬避字樣。亦均改從舊字。以免沿訛。

一篇目下載左傳文。其文過繁者。節錄國語、公羊亦然。俾讀者於事迹本末。開卷瞭然。卽可檢閱。至於原本。均無句讀。今悉標明。藉便講授。

一孫執升先生。向有旁評。於篇段句字諸法。言之頗詳。近本半從刪削。殊爲可惜。茲特分註每段之下。其有不足者。補之。可併者。合之。於讀者極有裨益。

一朱本、張本、瞿本、大都各持一說。而評論博議者。代凡數人。從未彙合爲一。藉資參證者。茲悉編次。諸說最後。傳以己意。總論分論。多有辨駁。古人之處。但求於事理。昭晰情迹。脗合。卽不負東萊作文本意。讀者諒之。

一近人附註。極爲精確。惟未釋音義。多有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者。茲已略爲增損。註音。

註義庶讀者無勞探索並於所引書籍加用括弧以醒眉目
一附刊處字註釋始於張本茲仍其舊此外東萊原序及東萊本傳以及諸家序言無不
採錄蔚爲大觀互相考證或不至如管中窺豹僅見一斑歟

分段評註

東萊博議目次

卷一

鄭伯克段于鄆

周鄭交惡

宋穆公立殤公

臧僖伯諫觀魚

用兵

隱公問羽數

陳伯侵陳

盟會聘享失禮

潁考叔爭車

齊魯鄭入許

息侯伐鄭

羽父弑隱公

臧哀伯諫郕鼎

晉封曲沃曲沃併晉

齊鄭衛戰于郎

鄭忽辭昏

詹父以王師伐虢

虞叔伐虞公

楚莫敖屈瑕

祭仲殺雍糾楚殺子南

盜殺伋壽

楚武王心蕩

卷二

鄧三甥請殺楚子

妖祥

宋萬弑閔公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卜筮

晉殺其世子申生

管仲言宴安

晉里克

齊寺人貂漏師

桓公文姜如齊

魯莊公圍邾

齊魯戰長勺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鬻拳兵諫

曹劌諫觀社

齊侯救邢封衛

齊仲孫湫觀政

衛懿公好鶴

鄭孔叔申侯

齊伐楚

楚滅弦黃

楚文王寵申侯

齊桓公辭太子華

卷三

葵邱之會

衛侯遜位激民

梁亡

用人祀神

宋人圍曹

隨伐楚

宋公楚人戰于泓

魯饑而不害

成風請封須句

秦晉遷陸渾

子圉逃歸

魯卑邾不設備

成得臣卻獻子

晉懷公殺狐突

賦詩

衛禮至爲銘

周與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鄭子臧好聚鵠冠

楚滅夔

臧文仲分曹田

卷四

穆伯襄仲

先軫死師

相術

晉侯朝王伐衛

宋蕩意諸

楚范山請圖北方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長狄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狼譚死秦師

楚人滅江

陽處父

宋華耦辭宴

季文子出莒僕

宋昭公子武氏族

宋華元羊斟

楚鬬椒

楚子問鼎

楚箴尹克黃

荀林父伯宗

公孫歸父言魯樂

分
段
評
註

東萊博議卷一

大城劉紫山註

吳興費隻園評

鄭伯克段于鄆

僖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入阱天下甯有是耶

通篇以莊負段爲主

莊公雄猜陰狠視

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鈎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爾獸爾豈有見鈎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

誅心之法只一險字亦文章一篇血脉實寫險字視前匿其機縱其欲養其志數語可悟文家淺深之法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

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爲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

莊公罪案直窮到底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

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隱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其天下，又欺後世，噫嘻，豈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欺一作四層寫然後總束始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一起應

處喻意作收完密凡收處必
須與起處相應此爲得之

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

下之至拙冷峭

●朱字綠曰博議之文爲課試而作故于時文爲近此篇起首排立三語後用喻意正意夾行逼出莊公是一險人末復推開四層用四正欲字兩莊公欲三字應前兩使之字起伏收束各極其法至尾取喻意作收斷出莊公至拙屹然而止有山迴海立之勢意雖未必盡當而文章機軸卓然一家○莊公養成叔段之惡卽左氏謂之鄭志譏失教之義然段爲人臣子至恃寵而驕請制之後竟不復請擅取國邑繕甲兵具卒乘此豈人臣所得爲者縱無襲鄭之謀而蔑視其君亦甚矣莊公之失在平昔不教而遽興兵以伐之爲有殺弟之心耳若封許叔而有悔心卒使之有後此自是莊公天理民彝不至斷絕處君子許人改過當亟予之復以爲欺天下後世然則不悔不置後乃爲仁愛其弟乎卽寘姜氏于城穎母子已絕莊惡已極及聽穎考叔之言而爲母子如初則其天性之復萌有不可得而漸滅殆盡者安得並融融洩洩以爲欺天下後世而斥絕之也穀梁以爲賤段而甚鄭伯最得其平謂段無負於莊公亦太過

●張明德曰篇中擒定一險字如老吏斷獄使其無可躲閃末復轉出欺人者必先自欺其心以一拙字重奪其魄使死而有知莊公應愧死于九京矣何況後人讀之有不驚心動魄而敢復萌欺罔乎春秋之作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東萊全部博議皆本此意著筆故此篇詞嚴義正不少寬假此真有關世道人心之文不可草草讀過